

變了

王 古 魯

離開了東京，一晃已經有十三年了。雖則覺得東京驛頭幾個好友依依話別的情景，好像還在目前，可是現在看到東京方面凡百情形，至少對於我個人，一切似乎都「變了」。

先拿「住」的方面來說罷。以前留東七八年間所借住過的七八處下宿賃間，現在除了小石川區大塚窪町二十四番地的太平館（大正十年前，叫做民興館，是一個寧波廚師傳開的，他的名字叫做阿定，可是他的姓，我已經記不得了。）還能夠我得到而外，其餘差不多都不知去向的了。甚至於有的地方，也許受了擴張街道的影響，連舊日的番地番號，都已消滅，原有的房屋，都找不到，還能看得到以前住房的舊主人麼？所以此次到了東京以後，本來打算去候候從前殷殷照拂過我的舊居停，溫溫舊誼，終於空找了幾天，一家都沒有會到。就是前面已經提及過的太平館，名目雖是依舊，據說在這十多年間，也曾數易其主了。這真像杜工部詩中所詠「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變幻爲蒼狗」，變動得快極了。上述的出乎我個人意想之外的變動，使得我感覺到異樣的寂寞，那能不叫我自言自語地說東京「變了」呢？再就一般的情形來講，單就我個人短期間的觀察，現在普通，家出租房間的，似乎比以前少了。各處新添了不少東西合璧的 Apartment House，從外表看來（因為沒有住過，內裏設備得怎樣，不知道，不敢亂說），都很堂皇美觀，頗能令人發生一種好感。租客常滿，自是意中事了。這方面，很可以看出近年來東京借房人生活的向上。我初到此地，原打算借住這種房子。可是因為課務羈身，沒有空開去找尋。簡單一點的辦法，祇好靠着新聞上所登招租廣告，一處一處去看了。可是到處碰了壁回來，沒有一處讓你上去看一下，更談不到問租金了。你說我去得遲罷，可是我每次去的時候，都是早起看見了報，馬上就去的，而

且沒有一家不掛着「內有空房」的牌子（依照習慣，一經有人看定，那牌子馬上就要除去的）。以為一定有空房了，那知剛說了一句日本話「借光」，出來接話的人，一眼看見了我，不等我說第二句話，都是千遍一律的說：「我房麼？很對不起，沒有空。」我想「壞了，大概看出我是中國人，所以設辭拒絕的了。」記得十多年前，我們中國留學生，因為東京有些房東不喜租房給中國人住而常碰釘子，所以我看到這種情形，祇得知趣，不再往下開口，說聲「攪擾」，回頭就走。回來仔細想，又覺得他們未必是因為看出我是華人纔拒絕的。一則我沒有多說話，二則目前東京華人也沒有十多年前那樣多，或許另有原因也未可知。所以依舊照老方法去找，並未中止，最後竟碰到下面的一種情形。那一天，我照例老早去看房，那招租牌也是依然掛着，出來接話的人也是回覆沒有空房，我呢，也是照例回頭就走。可是走了還沒有幾步，就聽那個和我接話的人，同裏面什麼人說「男子呀」，我這才明白那登報招租的地方，大概都不歡迎「男子」，所以一看見我就回絕，我既不幸生而為「男子」，不消說得，當然也在被拒絕之列了。從此我也灰了心，不再去找房，因為既無餘暇，四面去購我報上所登廣告，又不能替我解決問題啦。可是想到登報招租的地方，不歡迎「男子」，再聯想到我十多年前多次因係華人而被拒絕的情景，禁不住啞然失笑道：「變了」。

再說建築物罷。記得五月間我第一步踏上日本陸地的時候，劈面所得的印象，就是說「變了」。當時我是搭乘大阪商船長安丸來的，登陸地是神戶。說到神戶呢，因為以前留學時代，從上海來日，神戶是必由之路，走來走去，來回亦何止十餘次，所以提起神戶，在我呢，覺得很熟悉的了。可是當洋車夫拉我到三之宮驛前的一剎那間，假使不是馬上看見「三之宮驛」驛名的幾個大字，幾乎要疑車夫拉錯了地方，而要他拉我到那個類乎省電大塚驛大小的「舊三之宮驛」哩。爲了搭車時間的關係，沒有來得及去一看市內光景，單單在三之宮驛附近繞了一個圈子。那個繁華宏麗的阪神大樓以及其傍的電影館大街，還有若干處新建的店舖，確乎不是十幾年前的舊物，至於因建築的關係，而使舊日的街道變形，那是當然的現象了。由此推想，神戶市內情景，該應也是大變面目的了。到了東京以後，看到東京驛·丸之內以及到母校來的路綫兩傍，大致還沒有多大變化。可是從我那十數年淵別東京的眼中看來，東京驛前新闢了地下商場，春日町前，兵工廠變了後樂

園及空地；竹早町新建了區役所；大塚電車庫改爲東京市公共汽車的車庫；女子 Apartment和茗溪會的新屋；御茶之水方面遷來的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的新校舍以及它右面的新開路和店舖，那一處不多有些變動呢？就說母校罷。初進校門，絲毫沒有起甚麼異樣的感覺，可是到了嘉納先生銅像前面，往西一拐灣，那鐵筋混凝土建築的圖書館西館以及附中的房屋，就映入了我的眼中，不禁自言自語道「原來也變了」。占春園那邊情形，因爲我沒有機會過橋，不知道，可是看到原先設在寄宿舍裏面的販賣部，已經遷移到了外邊；再聽說那邊還添建了一個游泳池等等，可以推想多少也有變化的了。惟有一座東館，面目全未改變，身入其中，髣髴到了老家一般，這種絲毫未變的情狀，却又出乎我的意想之外哩。別處呢，就我所記憶得到的，簡單的說一說。大塚驛附近的白木屋和許多店舖，上野動物園的改築，淺草的松屋，雷門的「仲見世」以及電影館街建築物的改築，都是使我覺得好像新到了一個陌生地方一般，瞥然一見，絕不會使得我自己對自己說，「這就是某處某處哩。」至於新宿澁谷的漸夕成爲東京西部的交通中心，尤其是新宿方面繁華熱鬧的情形，竟有凌駕銀座之勢，更是我在十餘年前所夢想不到的。這些地方，說起來，不是也可以說「變了」麼？

飲食方面呢？十多年前，東京市內支那料理店之多，簡直可以說到處皆有，尤其是神保町一帶的雜新樓 杏花樓 大雅樓等好幾家，都是我們留學生常去照顧的茶館。現在都沒有了。間或看見了一家兩家的支那料理店，也會進去吃過一兩次，總覺得口味不正，與其吃不三不四的中國菜，還不如吃道地的日本菜好哩。現在東京市內各處的支那料理店，大大的減少，可是另一方面在日本的飲食店裏，大都添加了些合乎日本人胃口的支那料理，以應付顧客。例如揚州麵咧，肉絲麵咧，餛飩咧，炒麵咧，東坡肉咧，支那客飯咧，諸如此類，名目也不少。口味如何？我還沒有領教過，所以不敢亂說。偶然在樣品櫥裏張見，五顏六色，每樣配置得都很美觀，很能引起路人食慾的。什麼叫做樣品櫥呢？這也是十多年前所沒有看見過的好辦法。現在東京市內（大致日本國內都盛行此種辦法，但是本人因爲此次足跡所經之地極少，所以祇能說「東京市內」），所有飲食品的店舖，凡是本日出售的食品，都是一樣一樣的排列在門口玻璃窗櫥裏，或是安放在特設的玻璃櫥裏，把食品的名稱以及價格，都一一標明出來，以便顧客在進來照顧的前頭，可以先行選擇一下，胸有成竹。既以免顧

客不知菜的內容，嚙嚙叨叨，纏夾不清的詢問，使得待者多一番應答，減少工作的效力。一方面又可以使得顧客，不至於單靠待者的口頭報告，以及五花八門的茶單，盲人騎瞎馬似的亂點，結果或者竟點出一樣不合適菜飯來，使得心裏不痛快。這不是很好的辦法麼？說也好笑，十餘年前，因為容易吃到中國菜，平常不輕易踏入日本料理店。偶然遇到了聚餐的時候，簡單的像「親子丼」「鰻井」之類，還勉強能夠喫，假使遞上來的乃是日人認為美味的「生魚片」，祇有敬謝不敏，讓給旁邊的朋友吃了。這也不僅我一個人如此，當時和我同時在東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之中，類乎我情形的人，也很不少。甚至於回國以後，看見了魚，都變成不愛吃，就是因為在東京朝晚吃魚吃膩之故。大正十四年的新正，東京高師當年卒業的中國留學生，不分文理，一共有二十多人，跟着荻原擴及內田寬一兩位先生，東北到仙臺，崧島，西南至鹿兒島，到處拜訪名勝古蹟，天天住的日本旅館，頓頓送上生魚片來。最初仍舊不敢吃，繼而看見愛吃的人吃，也不免想試試吃，末了竟大吃而特吃的了。所以那次旅行，靠着兩位先生的指教，曉得了不少日本的名勝古蹟，「信玄袋」中裝滿了一袋刻着「……參拜紀念」的風景古蹟明信片（後來按着了旅行的次序，拿來一張一張插在「Album」上，回國以後，時時翻閱，對於舊游之地，在腦筋中重新映寫一次，覺得很有意思）。一方面我又靠了這次旅行，從厭惡生魚片，一變而為愛吃生魚片了。生魚片雖是能吃了，回國以後，看見了魚還是不愛吃。此次到東京來了，要吃中國菜，沒有十多年前那樣便當。再加日本料理的名目，雖然記不得許多，但是從樣品櫥裏一看，居然解決了我不會並且不懂點日本飯菜的困難。常吃了，也變成可以對付了。這種情形和十多年前的生活狀態一對照看，不也可以說「變了」麼？晚間偶然走到銀座或新宿去看看，觸目都是喫茶店，麻將俱樂部，還有什麼叫做特殊喫茶店。本來呢，茶館在我們中國，尤其在南方，極為普通，無足為奇。可是現在看到喫茶店外面，一定掛着一個「未成年者及學生，不准入內」的牌子，覺得這裏面頗有些神祕，我雖是「已成年又非學生」的人，因此也沒有敢進去看看內部情形，單從外△玻璃窗裏望進去看，電燈光下反映出人頭的影子，似乎極多，而且家家如此，這一類奇異的飲食店，也是十餘年前所沒有的。從表面上看來，這一類飲食店，似乎大可以左右銀座新宿市面的樣子，這種情形，對於我，不是也可以說一聲「變了」麼？

換轉話頭，再來說交通方面。從前到了東京驛，還雇得到人力車，現在是一輛也找不到了。代之而興的就是用哩數表制度的營業汽車。市營公共汽車呢，在我回國的時候，已經出現，但是當時路線還沒有這樣多，記得它同電車也沒有聯絡，不能拿電車的換車票，加三分錢或八分錢去改乘公共汽車，並且大家對他有些好奇的樣子，稱它爲「圓太郎」，可是此次來後，就沒有聽到這個名字的機會了。現在東京市市內的範圍，至少比較十多年前擴大了十分之四，以前所目爲市外的地方，現在很多變爲市內了。電車隨着需要，也擴張了它的路線，有好多從前不通電車的地方，現在也通了。舉個例來說罷。從籠岡經過大塚、仲町、護國寺到池袋或矢來町那路線，十多年前不是還沒有敷設的麼？至於地下鐵道的開通以及地下鐵的公共汽車，還有各種黃色公共汽車咧，青色公共汽車咧，五花八門，至今我還沒有弄清到底有多少種類，這種交通上的進步，對於我，不是也可以說一聲「變了」麼？

感到特殊印象最少的，倒是在衣服方面。這也許因爲自己不穿和服的關係，所以對於這方面，簡直有點模糊。不過也有一點可以提出來說說，那就是婦女子的服裝。洋裝現在似乎已成爲東京（或許日本全國）婦女子公共的制服了，這種趨勢，也許可以使我大膽的豫言，再過幾十年，寬衣博袖的和服，恐怕要完全受淘汰的了。

以上就我個人的直覺所得，拉雜寫出，在久住東京的人們，或許因爲這些都是十多年間的零碎變動，沒有十分注意，也未可知。但是在我方面，因爲久別的關係，現在把這些十多年間的零碎變動，同時看來，錯覺地覺得一切的一切，都「變了」。